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門街前後傳
第七十八回 大醉如泥將妻作友 小星在抱納婢為姬

朝夕花下且含懷，摘去簪冠歸隱逸。冷觀世情無滋味，不如田裡耨山谿。

話表桑黛喝了醒酒湯，未有半刻工夫，哇的一聲吐出來了，口中呼：「張，張，張賢弟，我和你再飲三大觥，你，你，你看我我醉不了。」三位夫人同笑曰：「醉得這樣，還要貪杯，真算是酒癡了。」遂向桑黛耳畔喚道：「將軍醒來。」喚了數聲，只見桑黛醉眼微睜，向三位夫人大笑了一陣，遂將麗仙玉手挽定，口呼：「鸞卿！這酒令陳語翻新，不算奇異。咱們還是來猜單雙，那倒有些意味。」又向驚鴻、秋霞二人口呼：「徐二賢弟，張賢弟，為何空立在此？快斟酒同飲。」說著站起身，那知頭重腿軟，身形一歪，隨倒在殷麗仙身上。麗仙立腳不穩，被桑黛一壓跌倒，壓在身上。驚鴻、秋霞二人不由的笑個不了，遂近前先将桑黛扶起，又將麗仙扶起。麗仙被跌，怒向桑黛啐道：「就是好吃酒，須少飲如何？醉到這樣，真是黃湯灌多了。」桑黛心中酒醉糊塗，向麗仙呵呵笑稱：「李大哥，為何動怒，我也未灌鸞卿的酒，不勞你厲聲動無名火。就便是灌鸞卿酒，大哥也不可袒護。」又大笑不止。駱秋霞曰：「吃到這樣光景，真是罕見罕聞。不要理他，若再理他，他的話越發多了，不如將他扶上床去睡下。」殷、晉二位夫人齊稱是。桑黛就在這晉驚鴻房中床上睡下。殷、駱二人各自回自己房去。這桑黛躺在床上，鼾睡如雷，正是「事大如天醉亦休」，任什麼皆不知。驚鴻小姐遂和衣臥在床邊。

次日天明桑黛醒來，頗為詫異。此時晉夫人尚未睡醒，桑黛將他推醒，問曰：「我昨日什麼時候回來的？」驚鴻見問，便將昨晚醉態述說一遍。桑黛聞言，又好笑又慚愧。二人正然喁喁私語，只見殷、駱二人走進房來，喊道：「桑郎醒否？」桑黛從幔帳內出來，即望麗仙一揖，口呼：「娘子，昨晚卑人已醉，多多得罪，尚望娘子寬恕。」麗仙見他如此賠禮，反覺不好意思起來，曰：「這有何得罪，吃酒也不可吃到那份，吃多了必傷身體。」桑黛曰：「從此當得遵命。」秋霞曰：「二姊之言是良言，以後再不可吃得現丑。就昨晚你與二姊跌傷身體，因貪杯傷身體，這是何必？」此時驚鴻也下了床，從旁說道：「這酒能亂性之言不假，他昨晚那般光景，令人又氣又惱又好笑。二妹妹固然吃了苦，還帶著累我一夜未睡安穩覺。」麗仙接言：「罷咧，你一夜未曾得安，總比我好多了，我還陪著他跌一交咧！姐姐若因一夜未睡安穩，今晚命桑郎多補你一夜何如？」晉驚鴻滿臉飛紅，遂笑罵道：「你說好了，我願桑郎有日吃得大醉而回，還教他再壓你跌一交。」桑黛不等說完，插言說：「你們不必如此，總是我的不是。我從今夜起，一一補報你三個人便了。」三人一聞此言，一齊啐道：「誰聽你說這混話，以後你再醉得如此，我姊妹三人再也不來理你了。」卻好素琴走進房來，桑黛說：「你們不理我，理我的人來了。」殷、晉、駱三人回頭一看，卻是素琴。驚鴻便觸起一件事來。見素琴先向桑黛請了早安，隨後向三位夫人請安，已畢。又問桑黛曰：「姑老爺今已醉醒否？」桑黛說：「昨晚承你不棄，代我熬醒酒湯，今日你家小姐與殷、駱二位小姐說，我以後再吃得如此大醉，他們就不理我了。我萬一再醉的如此，你理我不理？」素琴說：「三位小姐可以說這話，我何敢說這句話？」桑黛說：「你究竟願意不願意呢？」素琴說：「理所應該，有何不願意？就便不願意，只可暗自懷恨，終不能明說出來，況且也沒有什麼不願意。」殷麗仙曰：「我看定是願意。當日那樣設法相救，今日豈有公然作事倒不願意起來？本來你姑爺也是願意你的，平日常言你救命之恩尚未報，我看這恩是不可不報的。」遂問桑黛：「你時常要報他之恩，到底幾時才報他的恩？」桑黛說：「我久有心意報答，恐三位夫人不允諾，是只可乾說兩句話罷了。」殷麗仙、駱秋霞齊曰：「我們未曾不允，只恐大姐姐有些不允。」晉驚鴻曰：「我早有此意，勸桑郎納素琴為側室。現在聽他二人如此說法，正合我意。惟恐二位妹妹不樂意，不敢啟齒。二位妹妹言及此，我就與二位妹妹細商量，一遂他二人之願。二位妹妹之意如何？」麗仙曰：「姐姐如果寬恩，小妹樂從。」秋霞曰：「小妹亦允。」驚鴻曰：「既是皆樂意，我就擇吉期。」殷、駱二人說：「理當。」便向桑黛曰：「你以後儘管吃醉罷，可有人理你了。」桑黛便向他三個人作揖相謝。此時素琴聽他們所言，早已溜出房外。移時，素琴進來，問他們吃什麼早點？秋霞便向素琴道喜曰：「以後可多要理你家姑爺才是。」素琴聞言，面紅過耳，一言不發，掉轉身跑出房外。卻好小丫頭送進面水來，桑黛梳洗已畢。殷、駱二位就在驚鴻房中一同梳洗。桑黛坐在一旁看他三人梳髮，抹粉涂脂，修飾已畢，一同出來用早點。大家用畢，驚鴻便取了通書細加檢看，擇定初十良辰。桑黛聞言暗喜，秋霞便尋著素琴，將他作耍。三位夫人當日就代素琴料理收拾新房，又趕著做了幾件簇新的衣裳，以及床帳被褥，皆預備周到。